

唐書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唐書一百八十九

宋

祁奉

勅

撰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輩咸以兵萬五千戢興平數敗巢兵賊號蜀兵爲鷓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鷓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墨帶冒持挺剽閭里編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竄滴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間縱擊軍入閑子



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朶安阡能遺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皆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皆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

降韓求知大賊已禽狗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狗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



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崇爲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

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自立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諱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羗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趙犢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犢資警健兒弄時好



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叔父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劔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與陳人詣節度府請雙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旣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䟽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貲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雙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潑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雙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

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義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雙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雙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雙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亾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



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驍悉忠力以孤城抗賊  
巢卒敗亾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  
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度破孟  
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擐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犁曙決  
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首數人斬級千餘驍領泰寧以昶爲  
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驍  
昶驍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  
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  
卒年五十三贈太尉驍子珣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  
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邇賊畏見殘齧卽夜縊死

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珣以意調治激矢  
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  
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  
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  
善圯珣壘甃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  
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宐之  
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  
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  
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市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頽課爲多攻趙鏗於宣州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舸追之鏗驚遂見禽行密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

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覲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頽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虐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頽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輦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



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璪迎女  
且告行密曰願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願行  
密使人謂願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願不從鏐輸錢二  
百萬緡犒軍願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  
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  
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  
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請悉儲峙單車  
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願絕行  
密大募兵李神福自行密願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願有  
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願遣其佐杜荀鶴至

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願所故授廬  
州刺史以間之願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  
願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  
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願反此心  
腹疾宜速攻之願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  
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  
易意乃斬臯破願兵於曷山始願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  
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  
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  
願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



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  
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  
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  
時稱朱瑾樂米志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  
當瑾樂之一瑾樂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其爲然又其治軍  
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  
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确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  
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  
止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頽必反我不忍負人  
頽呆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度江爲

陣以行士笑其怯濠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  
戰廣德濠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兵擊之  
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頽頽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  
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濠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  
以爲才容二千人頽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  
而濠遁兵爭逐北遇伏頽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  
壇皆歸行密頽志自料死士數百號瓜牙都身薄戰濠退  
軍示弱士超隍濠殊死戰軍潰頽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  
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頽首乃潰頽始以元瓘歸戰不勝  
輒欲殺之頽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



元瓘已而頽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  
康儒還元瓘於杭頽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  
遇士若楊夔康軫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  
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  
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頽不用  
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  
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楊  
州市濛字預雲亦合肥人頽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  
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錕孫儒  
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  
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遺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  
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  
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卽表爲淮南節度  
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  
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  
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  
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  
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  
敗還者盡斬之田頽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



明執鞭顏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  
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  
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  
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頵使出軍  
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  
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  
哉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十四

二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唐書一百九十

宋 祁 奉 敕 撰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爲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  
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  
推建鋒爲主殷爲前鋒張佶爲謀主略洪虔數州衆遂十  
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  
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  
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爲建鋒御者  
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搥擊建鋒死斷其喉衆推張  
佶爲帥佶固辭馬躄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時馬殷



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璩贍于市殷至佞坐受其謁  
既而率將吏推殷爲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  
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  
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訂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  
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  
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  
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  
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筭募  
高戶置邸閤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筭數十萬用度遂饒  
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

城望風奔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  
遠節度使龐巨曦虜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  
人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  
殷弟賓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楊行密爲黑雲軍  
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恠行密知之曰吾今歸  
汝于兄辭曰賓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  
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  
然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既至  
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  
建鋒同里人凡宗權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



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旣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

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唇齒厚屯白帝汭率存臻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諍辱汭韓楚言尤劇汭耻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力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二子乃自剄汭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沂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汭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爲留後



存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泚遣客伺之方蹴毬泚曰存必  
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  
皆降於王建泚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  
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  
暴死泚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暮自占者萬  
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  
顯號北韓南郭泚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  
推鹽本隸鹽鐵泚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  
者也故泚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泚皆手殺  
之至絕嗣澧朗本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泚數

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泚出怨言彥若  
曰公專一面自是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泚大慙  
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  
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泚與馬殷雷彥威持  
角泚身自將而行下知泚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  
師厚勸之泚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  
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泚乃行彥威潛師略  
江陵泚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泚軍  
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泚君山敗之火其船衆  
大潰泚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勅走還王建遂取



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泐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黃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亾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卽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身

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心腹間取永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餼所仰旣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



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狗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

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言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

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

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

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

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

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卒兵圍撫州天火

其城土民謹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



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  
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  
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  
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齎故事不遠千里  
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  
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旣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  
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  
禱佛祠積餌餅爲西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  
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印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  
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揚

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  
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  
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於市彭玕旣失援厚結馬殷且  
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欵玕通左  
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  
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  
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二年我自取之及渥  
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  
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  
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合更益之全諷不能答



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畧江陵焚民室廬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卽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耶金刀非吾尙誰哉鷓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

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裒兵最彊故漢宏使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挈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蕘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子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



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鐸爲吏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雄率軍浮

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纜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卽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爲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



楊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  
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  
討鍾傳實襲頽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頽逆擊於曷山  
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  
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海奈何吾府雖隘尚  
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拏飛艦  
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  
使見尚公廼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  
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徐約者曹州人  
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鉞攻之約驅民累鏡其

而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  
寤與其下哭而別人海歿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  
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  
留之因家焉世以貨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  
緒劉行全合群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  
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  
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  
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  
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



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劔祝曰拜而劔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劔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

非天乎潮令于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卽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詔宗假潮福建等



唐僖宗  
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歛遣  
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威武軍卽拜潮節度  
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  
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  
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  
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  
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  
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與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  
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  
以免禍審邽遣子廷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韋  
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  
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  
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  
畚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  
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  
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  
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  
而牙將盧瑒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瑒獻之於  
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



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眾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重欲遣子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列傳一百一十五

忠義列傳上第一百一十六

唐書一百九十

宋 祁 奉 敕 撰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頽嵩岱不吾壑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仁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鈇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爲彼者



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下與下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  
砥礪生民而室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爲之彼委靡  
輒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敘夏侯端以來凡三  
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爲大理  
司直高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端遂  
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  
天下之亂者其在公平但上性沈忌內惡諸李今金才已  
誅次且取公宜早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  
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卧內擢祕書監李密之降聞

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  
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  
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  
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  
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  
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  
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  
走獲豆以食端持節臥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  
縱其下令去毋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  
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



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  
寧汗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  
之問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  
瘡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  
拜秘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稟周孤窮不爲子孫計貞  
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  
軍戍涇州爲薛仁果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煮骨自  
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  
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諾至城下

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  
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言益甚賊平高祖  
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戶二千  
謚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  
生戰霍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爲統  
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  
遣將什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  
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瘦老嫗  
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不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



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懼亦拔刀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雋曾孫也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顧其

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羸堂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沒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三年有



惠愛卒于官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謚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爲屈咥真府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言隋所以亾諭子臧子臧爲故君發喪訖卽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劔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 兵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

涇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歿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歿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歿城亦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于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旣至與子武



不叶賊圍急儲侍空乏衆恫懼行敏患之會有告于武謀  
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  
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  
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旣而釋甲不設備  
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歿西向跪曰  
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歿事者又有  
盧士啟李玄通上啟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  
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虜賊孫華與  
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  
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一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

潰士獻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玄通監田人爲  
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  
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  
賊邪不聽囚之故史有餉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  
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劔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  
仰天大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  
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  
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  
而悍請自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



韃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維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遺以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爲常帝遣使圖須陁士信諱法上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䟽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峽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斂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

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唬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郟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衆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諡曰勇初士信爲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却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恐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即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

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原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爲酷吏所搆流死嶺表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摠管



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帥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囚謀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二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揔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

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盜爲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即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頰孫也舉明經稍遷通  
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  
突厥默啜入寇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  
即與虜通叡覺之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爲虜執使降  
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爲叡計者突厥逢蠶銳所向  
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  
武后歎息贈冬官尚書謚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  
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  
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秉多咨  
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宐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

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  
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誅死自是公卿不復見  
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  
狀右右畏險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  
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剗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  
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杜紘之閱夕而蘇  
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  
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  
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印燥



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廬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卽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

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柰何欲內之鼎鼎護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卽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戶五百主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丞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俊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慈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慈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慈子曇得其實之慈兄之



唐傳二百十六  
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俊上急  
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  
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  
遁入比于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于古忠臣神而聰明其  
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  
見其敗也憬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  
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謚曰忠壯誅祖雍俊等先  
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  
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  
故死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諫

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求穆公主  
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  
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  
或籍名北軍輒驕惰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辨監無  
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爲故事遷左散  
騎常侍拜漢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  
自用之潛至鎮繕廬置積粟構宮屋侍兵利而嚴遂引  
師自原州略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  
堡請復城原州度支以議故原州復鳴穆宗即位封琅邪  
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無尤縱者分射三等



課士君之不能者... 太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  
平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持不俗睿宗時魏為蠻叛拜李蒙為  
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家表為判官時保安  
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  
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  
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心厚責財乃肯贖聞仲  
翔貴冑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屬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  
力居貨十年得緡七百妻子客遂州間聞求保安所在因姚州不  
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

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  
喜即委緡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奴三逃三獲  
乃轉鬻遠首首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  
亦丞相故吏嘉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  
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  
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  
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纒經  
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  
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

李澄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與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



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澄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爲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徧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澄及臨河尉卬巖說以女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澄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澄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澄監察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炅內倚權骫法植私澄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甌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少間于請亂吏治澄不爲應

故挾炅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并兼採訪處置使入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澄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訶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澄收殘士數百哀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聞澄約奔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澄坐留守府奔守臺城陷祿山



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愷奔及官屬將清害之有  
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愷  
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墅彌望  
時謂地癖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愷云愷十餘子江涵瀕  
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脫

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  
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  
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  
愷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  
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卧埏中長慶初年八

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  
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組棄城郭  
者不爲耻而愷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  
由愷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  
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  
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愷  
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  
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褒  
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  
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



唐書列傳卷之六  
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愷孫為河南兵曹參軍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成寧丞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愷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負官史館考勲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

訟於朝有詔差為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瑄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弈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愷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尚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預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齊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醜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

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唐書列傳一百六  
十七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平軍大總管隴右諸軍  
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静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  
長孫无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

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侯將軍相州都督郟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祕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將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



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琚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

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

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廷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

史虢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

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圜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

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  
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

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吳韋思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鄖國公韋安

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

遠

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

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護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摠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萬曆十六年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鄴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孫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侯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修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縣公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暉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恭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行師

右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號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州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摠管宋

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摠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唐書列傳二百十六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方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晞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幽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

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

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

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愷

東平郡太守姚閻

右第二

盧弈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脩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鄆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弈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

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卽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歿何恨觀者恐懼弈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謚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歿誰對博士獨孤及曰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歿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歿先禮後身也彼歿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奕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



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  
請謚曰貞烈詔可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歿德  
宗念之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  
召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卒元輔端靜  
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使爲河隴支  
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  
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啓曰臣位三品當給啓  
戰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

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宴閭里長老本鄉  
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爲少府監歷衛尉卿祿山反授河  
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夥而太平  
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騰煙塵漫  
數十里日爲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  
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  
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  
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僞將李  
廷望爲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  
中宿攻滎陽太守崔無詖率衆乘城聞師譟自墜如雨無



諛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偽將武令珣戍焉無諛者本草后  
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諛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  
爲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旣用事引爲少府監守榮陽有  
詔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忠義列傳一百一十六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唐書一百九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  
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  
莅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  
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  
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  
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  
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  
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



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愔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掎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旣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

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豪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



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竝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于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得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

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斃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謚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謚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



卿司徒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逃同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旣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眞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二百餘人轉徙不自有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

相扶挾度河託眞卿眞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鬻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櫻欄賦自託頲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



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常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時松栢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

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琅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任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毋亾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



也帝異之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卽奏曰臣嘗  
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耶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  
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  
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群臣大慶宗  
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亾  
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  
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  
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  
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

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  
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  
可炙或勸見且顯用答曰是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  
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  
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  
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  
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  
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  
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  
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



邑爲頓丘令盧弈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祇府祇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

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亾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賁以大詔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之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



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木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李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

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下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爲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



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  
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  
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  
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  
戰具前此遠將李洸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  
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  
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  
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  
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閻吏部郎  
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

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  
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  
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  
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  
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  
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陌  
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  
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  
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  
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



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  
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因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十日賦  
米一勺齧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  
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于柱之使不得進篝火  
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  
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曰  
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  
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  
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  
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

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  
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  
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  
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俱  
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  
視子琦謂巡曰聞公搢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  
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  
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大彘也安得  
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  
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



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  
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  
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  
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  
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  
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  
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豪守睢陽士卒  
君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  
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  
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  
君世受官食天子粟柰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  
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  
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  
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  
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  
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  
霽雲嫂罵馬上請決死闔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  
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  
旣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  
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瑄本



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精兵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虬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立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箬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虬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

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其苦寒暑雖旰食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



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齊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齊雲爲上又贈姚閻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

官巡官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齊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劔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



唐史傳卷五十七  
十三  
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  
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  
威喪卹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  
刷冤耻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  
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  
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歿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  
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  
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專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  
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濟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  
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

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  
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  
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  
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  
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  
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  
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  
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



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  
政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  
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  
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  
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着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  
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  
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為  
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  
雲而疆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姚閭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并楚州刺史閭性豪蕩好飲  
謔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劍為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  
加東平太守廼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  
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錚朱珪亦若虛揚振威耿慶禮馬  
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超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  
默祝忠李嘉隱程良輔孫廷佖馮頰其後皆死廼難四人  
逸其姓名

贊曰張廼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  
張不制之虜鯁其荻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虓潰  
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



齊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言矣死先死不爲遽速後死  
不爲屈延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  
異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延  
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延等雄推聖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  
厥忠與夷齊餓踏西山孔子稱一何以異云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忠義列傳下第一百一十八

唐書一百九十三

宋

祁

奉

救

撰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  
西副都護天寶末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  
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度屬幽州素與  
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里  
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犄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  
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  
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  
河東卽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廩餼



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顛為賊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偽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為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為監門直閣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勳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閒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眾觀以為模矍出為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眾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為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



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書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爲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愿汾陰人父紹太常鄉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貶愿嶺外久乃得還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耶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



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  
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  
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卽  
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裒彊死兵敗賊衆軍  
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閉少  
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沈略善與人  
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  
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  
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

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  
如奉天子剗多難可勒勳鼎彝若何泚善之廷玉陰欲耗  
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  
馬係道儲厰爲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  
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  
玉曰導公爲逆卽悔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繫滿歲問曰能  
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  
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  
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革廷玉遂歲朝事泚乃奏涿  
州爲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



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內畏弟滔偪已滔亦  
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  
首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  
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  
知廷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  
度使詔廷玉以太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於  
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寢傲肆自  
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體  
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泚書云  
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  
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  
浦尉以慰滔滔使謀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玉當謫去得  
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  
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  
於道險不可往詹迫使趨潼關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  
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  
將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  
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  
逐之得廷玉死狀即抵詹死而斥出郢帝閔廷玉忠歸其  
柩厚賻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



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潛寢其奏遂已

符令竒沂州臨沂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爲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竒爲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竒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瞧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西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疊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啗

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竒切讓令竒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竒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爲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旣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寃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令竒戶部尚書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毋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劉廼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闇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爲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廼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爲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

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甘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曰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爲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尚父時冊禮廢視詔入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廼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並我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廼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廼佯瘖不答參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乎以自辱羶腥復欲汗賢哲乎



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二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諡曰真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本實臣爲府官屬論議姪姪不  
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  
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  
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  
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泊  
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  
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  
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

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  
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  
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旣僭稱  
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仵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  
死糧且盡救不至仵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  
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  
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成下敗之仵  
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  
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



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鏐乃免詔  
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鏐處以劇職封徐魯國夫

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玠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  
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玠爲許州鎮遏使  
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玠爲  
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  
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驍  
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玠憺始約事覺母相引  
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

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玠司徒憺工部尚書  
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貴康秀琳梁興朝賈  
樂卿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  
朝等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  
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  
子艷爭襲封有司奏曾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眞食  
不幸絕嗣宜令艷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爲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  
奉詔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  
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實忠義士



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此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郤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璿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齎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淑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爲縣令郎將矣而淑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



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激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  
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  
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  
者而泚業僭逆故畱激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  
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  
平官庀其塋子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宜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馮  
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卽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己盜有曹  
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  
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昉郭航李公

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鑄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  
英等乘間訐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柰何  
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灌州沐  
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露  
後英奏事京師衛邸突言沐以誠欵結天子師道怒誅沐  
而因昉濮州守衛苟嚴凡十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  
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緩王師昉爲繕書藏衣絮間使  
郭航間道先武寧里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  
倚海不爲備且居皆罪人無與守始昉畏事泄署師道所  
信吏劉諒名以遺愿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爲之不得報



舵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所未幾師道召舵駟疑事  
露欲引決舵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舵卒自殺遂絕及王  
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宮臺金鄉李聽軍  
取海州若拾遺頗用駟策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內其懼李  
公度與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  
井悔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寃氣在天禍  
豆至英曇復死是益其崇也乃且逐子萊州俄殺之又有  
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文會指為沐黨沐  
之死皆被囚劉情既平師道稔明臂歔歔流涕辟置義成  
節度府亦請公度為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尚書安馬

摠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駟  
世居齊初昉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  
為賊聘二人卒能以忠顯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  
父道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給其父曰  
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急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  
足而出夕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蹙後  
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  
城之破又書縛載監軍狀而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  
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路亦隨府遷  
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



送闕下以汝代節度事洩悟以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  
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邪它日復  
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  
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爲諫議大夫羣  
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  
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  
東態朝服可擅着耶悟死從諫不發喪名大將劉武德  
等矯悟遺言與憐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  
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  
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汝故自

謂不潔淋頭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  
抱直言項  
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

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  
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千同  
謀直言旣折之軍中遂安大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讜者大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  
急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  
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  
慆於泗州讜聞之挈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  
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



憂矣讜亦謂愾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愾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愾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爲判官愾許諾俄而至愾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

公昇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旣叩准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愾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愾欲遣人延勞諸吏憚不敢出讜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囚之讜引李嶧自明嶧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



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  
謹呼，愔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  
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  
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愔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  
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  
南節度使。方讜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讜直前，兩  
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  
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  
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

高駢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  
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  
碣自副，乂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  
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  
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  
城，乃爲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  
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  
策之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  
至昌，詬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死邪？』抵溷中，夷其家，  
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



得昌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鏐問策鏐曰王爲  
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亾昌叱斬  
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  
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  
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也  
日謂人曰我無碣鏐遜何乏事卽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逃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  
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  
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旣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  
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

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  
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  
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譽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  
射

唐書列傳一百一十九



卓行列傳第一百九十九

唐書一百九十四

宋祁奉敕撰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白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下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



唐傳百一  
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  
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  
嗟歎玄宗在東都醜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  
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  
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  
袂歌于薦于于薦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  
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  
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寄餘一縑駕柴  
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  
餘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

賢鄙爲酣飫是時程休邢宇宇第宙張茂之李崑崑族子  
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  
作蹇士賦以自沉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  
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  
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  
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  
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  
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  
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  
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



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膏粱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

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于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萼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萼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他縣飢人至相屬萼爲具餐鬻及去糗糧送之史爲立碑安祿山亂萼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



顏真卿一郡獲全歷盧州刺史拯與等名最著潭識以文  
傳後

權臯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冀十二  
世孫父僊與席豫蘇源明以執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臯  
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臯  
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  
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暮暮妻臯妹也密約以疾  
召之暮來臯陽啗且視暮而瞋暮爲盡哀自含歛之臯逸  
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臯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  
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

淮爲驛亭保以訶北

旣

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

取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  
脅士大夫高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  
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  
過州頗求取無馱南昌令王邁欲按之謀於臯臯良久不  
荅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邁悟厚謝  
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  
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爲江  
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  
度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洄定常評臯



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謚爲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 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清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

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齊引頸待之希德歔歎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疆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秘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來填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墾地廣九十畝濟立野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



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  
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  
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  
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  
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  
於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  
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且操於  
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  
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  
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

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  
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  
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  
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  
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資好學  
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  
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城常易  
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旣娶則聞外  
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



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耻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恠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楮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

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旣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顯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總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不敢彊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諍官



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  
紛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  
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  
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  
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  
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  
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  
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長者  
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  
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

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  
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曰不  
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  
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  
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  
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  
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  
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  
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  
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



唐書傳百九  
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  
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  
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  
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  
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  
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  
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  
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  
生係託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  
心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  
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  
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  
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  
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  
吏遮抑不得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  
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  
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  
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  
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



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  
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時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  
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  
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  
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  
留數日城不敢歸什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  
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逝去順宗立召  
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  
官護喪歸葬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  
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捐

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舉其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  
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之故六館之  
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  
喪償魯人魯卿第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  
正管鹽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  
輿爲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  
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  
州圖感知已徃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  
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



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虢  
 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佐會  
 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  
 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于曰我所主張將軍  
 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  
 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  
 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  
 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  
 遷洛陽柳璨為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

圖陽隨務趣意野老樂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  
 山王官谷有先人口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  
 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  
 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曠三宜休又少也情長  
 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  
 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灾云豫為冢棺遇勝日引  
 客坐曠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知圖曰君何不廣邪生  
 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  
 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  
 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



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贊曰節誼爲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臯濟不汙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爲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卓行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一百九十四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

唐書一百九十五

宋 祁 奉 敕 撰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鄴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從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邳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鶻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具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雞



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  
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  
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綢湯陰后斤奴  
鼓城彭思義陳岷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  
才解縣衛玄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  
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張  
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  
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  
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璧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  
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

楊嵩珪許汭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  
君才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  
焦懷肅郭景華鄴縣曹少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黃昇  
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漪巴西韋士宗文博榮  
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  
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岵土饒鮑嘉福虞鎔真句  
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  
士瞻臨江表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  
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  
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諲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



建陽劉常邵武黃巨張巨錢吳海泉山黃嘉猷永泰王爽  
皆事親居喪著孝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邪澧陽張仁  
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鄆正平周  
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  
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  
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  
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  
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  
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  
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

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封股肉而進又有  
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  
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珙解縣南鍛河東李  
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  
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  
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王弟庭金  
繁昌朱恂歙縣黃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  
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  
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有不傷義則聖賢先衆  
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



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水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蕭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張公藝九

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纁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顥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



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時松栢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鵲忽鬪且鳴家人恠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

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繁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



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  
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  
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  
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  
秘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  
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  
留進朝請即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弘文館學士終太  
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饑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  
殺之告以情賊聞其孝爲解縛母病癱叔才吮瘡注藥及  
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  
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  
盡從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禰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  
州母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  
葬曾間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  
群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  
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護兒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  
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



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冕爲刻石頌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饋面立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問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關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冢樾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竒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



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鑿許仁則者甃不能乘敬葬自爲輿往迎旣居喪詔贈縑帛官爲作靈輦終服以著作郎兼脩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爲酷吏所陷死嶺南

梁文貞號州閩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墻爲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類詔付史官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



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爲陛下殺之謀洩停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吊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隱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

弟自誣不情旭恠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卽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雋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瑄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



唐書傳一百二十  
九  
瑄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徂萬頃於魏王池瑄斫其馬萬  
頃驚不及聞爲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  
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  
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  
喟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  
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  
議者以爲寃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瑄不能進琇  
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閱之爲誅揭于道斂  
錢爲葬壯卽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太宗時  
有卽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

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寔孤仇家無所憚  
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  
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  
上狀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  
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讐人  
詣官自陳帝原之求微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  
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  
司不能決者二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讐已報死  
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  
傷之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



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于讐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脩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耻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讐秉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讐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于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

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韋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



蒙冒顛號不聞而元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  
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  
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  
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  
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  
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  
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  
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  
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

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  
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  
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  
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  
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  
刑部尚書李鄜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  
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  
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  
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  
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



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顯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

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趨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錘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如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墻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替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颯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轍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

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毗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刎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臭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



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  
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慈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  
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  
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  
涕頓首成墳指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蹰殊  
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載籍是  
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曾侯見  
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  
路涕慕里隣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  
理上下交替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  
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  
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  
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  
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挺髻作塚廬  
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  
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鳥亦  
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  
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呂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培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

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字卒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自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姑蘇所書下獄

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毋溺

單人許孝一粟而心盜不煩於天子罪而致之昔公其德  
其夫以心去難之姑曰孝者天下大本也其末也至四夫  
取及出第第出而之國國而之天下事一善而百行將  
贊曰聖人出天下事自要於孝而曰父父也子子也  
既章孝之平乎此十八

莫對對一室賣藥自業世對對并黃金吾汝借四十年



